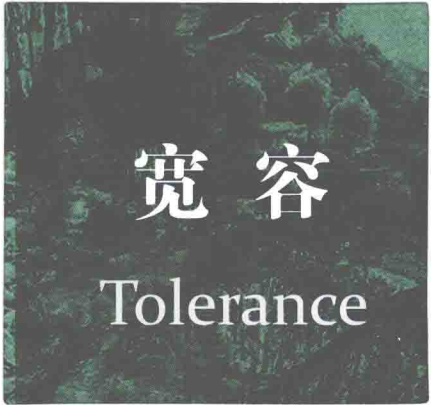




宽容

Tolerance

[美] 亨德里克·威廉·房龙 / 著

张 劼 / 译

刘春智 廖国强 / 审译

· 最新最全译本 ·

中国法制出版社
CHINA LEGAL PUBLISHING HOUSE

宽容

[美] 亨德里克·威廉·房龙 / 著

张 劼 / 译

刘春智 廖国强 / 审译

中国法制出版社
CHINA LEGAL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宽容/ (美) 房龙著; 张劼译.

—北京: 中国法制出版社, 2014. 12

ISBN 978 - 7 - 5093 - 5669 - 2

I. ①宽… II. ①房… ②张… III. ①思想史

—世界 IV. ①B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216951 号

策划编辑: 杨智 (yangzhibnula@126.com)

责任编辑: 杨智 孙璐璐

封面设计: 蒋怡

宽容

KUANRONG

著者/ (美) 房龙

译者/张劼

经销/新华书店

印刷/三河市紫恒印装有限公司

开本/880 × 1230 毫米 32

版次/2015 年 1 月第 1 版

印张/9 字数/151 千

2015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中国法制出版社出版

书号 ISBN 978 - 7 - 5093 - 5669 - 2

北京西单横二条 2 号

邮政编码 100031

网址: <http://www.zgfzs.com>

市场营销部电话: 66033393

定价: 29.80 元

值班电话: 66026508

传真: 66031119

编辑部电话: 66038703

邮购部电话: 66033288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本社编务印务管理部联系调换。电话: 010 - 66032926)

序 言



人类幸福地生活在宁静的无知山谷之中。

一座座永恒之山向东南西北绵延伸展。

一条知识的小溪从深幽的峡谷中缓缓流过。

它发源于往昔之山。

它没入未来之沼。

小溪不像河流那样波浪滚滚，但它足以满足村民们那点儿微薄的需求。

傍晚，当他们饮过牲口、灌满水桶之后，就心满意足地坐下来享受生活。

年迈的先知们从阴凉的角落里出来了，白天他们待在阴凉处，面对着一本古书上的神秘文字沉思着。

他们向孙儿们嘟哝着奇怪的话语，可孙儿们更愿意摆弄那些从远方带来的漂亮鹅卵石。

古书上的话往往语义不清。

但它们是一千年前由一个被遗忘的种族写下来的，因此是神圣的。

因为在无知山谷里，古老的东西总是可敬的，所以对于那些胆敢反驳先人智慧的人，正人君子都唯恐避之不及。

就这样，人们过着平静的生活。

但他们的内心也感到恐惧，假如他们没有分享到先辈们智慧花园里的果实，那该怎么办呢？

夜里，在小镇的那些狭窄的街道上，人们低声谈论着一些模糊的往事，讲述着那些胆敢质疑先辈之人的故事。

他们走后，再也没有人见到过他们。

一些人曾尝试攀登那些几乎能够遮挡太阳的高山峭壁。

山脚下只留下他们的累累白骨。

寒来暑往，年复一年。

人类依旧幸福地生活在宁静的无知山谷之中。

黑暗之中，踉踉跄跄地走来一个人。

他的手指甲已经磨破。

他的双脚用破布包着，由于长途跋涉，脚上的破布已被鲜血染红。

他跌跌撞撞地来到最近的一处小破屋，敲了敲门。

然后他就晕了过去。借着摇曳的烛光，他被抬到了床上。

到了早晨，全村的人都知道：“他回来了。”

邻居们站在他的周围，摇着头。他们早就知道，结局必然如此。

失败和屈服等待着那些敢于离开山脚的人们。

在村子的一角，先知们摇着头，低声热烈地讨论着。

他们并不想那么残酷，但律令就是律令。他违背了先知的意愿，因而罪孽深重。

一旦他身上的伤痊愈，就必须受到审判。

他们本也想仁慈一些。

他们想起了他母亲那不同寻常的、热切的眼神。他们想起了他父亲的悲剧，他三十年前被沙漠吞噬。

然而，律令就是律令。律令必须被遵守。

先知们一定要保证律令被遵守。

他们把这个游历者抬到集市，人群静穆地站在四周。

他又饥又渴，十分虚弱。老者们允许他坐下。

他拒绝了。

他们命令他保持静默。

可他开口说话了。

他转过身，背对着先知们，目光搜索着那些不久前还和自己志同道合的人们。

“听我说，”他乞求道，“听我说，高兴起来吧。我从山那边回来，我的双脚踏上了一块新奇的土地，我的双手感受到了异族人群的触摸，我的双眼看到了神奇的景色。

“当我还是孩子的时候，我的世界只有父亲的花园那么大。

“从创始之初以来，群山东西南北的界限就已经定了。

“当我问到那里藏着什么的时候，人们沉默了，连连摇头。我再三追问，人们将我带到山脚下，展现在眼前的是那些胆大妄为的渎神者们的累累白骨。

“我大喊着，‘这是撒谎！神灵爱那些勇敢的人们！’先知们来到我面前，宣读他们神圣的律令。他们说，律令早已对天上地下的一切都作出了明确的安排。这个山谷归我们所有，供我们支配。这里所有的动物和鲜花，果实和鱼类，都是我们的，听从我们

们的安排。但群山是属于神灵的，山外面是什么样子，即使到了世界末日我们也无权知晓。

“他们就是这样说的，他们在说谎。他们骗了我，也骗了你们。

“群山之中有牧场，也有草地，跟别处的一样丰润肥美。那里有和我们一样的男男女女。那些辉煌的城市闪耀着千年劳作的荣光。

“我发现了通往更美好家园的道路，我看到了更美好生活的希望。跟我来吧，我会带你们去那里，无论在这里还是那里，诸神的微笑在每一个地方都一样灿烂。”

他停了下来，人群中传来一声恐怖的大喊。

“亵渎神灵！”老者们大叫，“亵渎！治他的罪！他疯了，胆敢嘲弄一千年前定下的律令。他该死！”

于是，他们举起了沉重的石块。

他们砸死了他。

他们把他的尸体扔在了峭壁下，以警示那些敢于质疑先人智慧的人。

过了不久，一场大旱袭来。知识的溪流干涸了。牲口渴死了。田地里的庄稼没有收成，饥饿降临无知山谷。

然而，老者们并没有灰心丧气。他们预言，一切都会好起来的，因为，他们最神圣的书上就是这样写的。

而且，他们自己并不需要多少食粮。他们太老了。

冬天来临。

村庄变得荒芜。

人们饥寒交迫，半数以上的人死去了。

生存下来的人们唯一的希望在山外。

但神圣的律令说：“不！”

人们必须遵守律令。

一天夜里，村庄里发生了叛乱。

绝望给了那些叛乱者以勇气，他们曾因恐惧被迫保持沉默。

那些老者无力地抗议着。

他们被推到了一边。他们抱怨起了命运。他们痛数子孙的不孝，可当最后一辆马车就要离开村庄的时候，他们拦下车夫，迫使他把自己也带上。

通向未知的旅程开始了。

自那个出游者回来以后，已经过去了很多年。要找到他标出的道路并非易事。

在人们找到第一个堆石路标之前，已有数以千计的人因饥渴死去。

此后，旅程变得不再那么艰难了。

那个细心的开路人在丛林和乱石荒野中开拓出了一条清晰的路径。

它轻松地将人们带到了新土地上那绿油油的牧场。

人们默默地彼此注视着。

“原来他是对的，”他们说，“他是对的，先知错了……”

“他说的是对的，先知撒了谎……”

“他的尸体在峭壁下腐烂，先知们却坐在我们的车上，念叨着他们的陈词滥调……”

“他救了我们，我们却杀了他……”

“这样的事让我们很痛心，可是，要是我们当初知道……”

接下来，他们解开牛马身上的缰绳，把它们赶进牧场，搭建房屋，开辟田地。此后很长的一段时间里，他们都过着幸福的生活。

几年后，人们准备把那个勇敢的开路人安葬在原本为先知们建造的崭新的大厦里去。

一列庄严的队伍走回了那个如今已荒芜的山谷。可是，当人们到达他葬身的山脚时，尸骨已荡然无存了。

一条饥饿的豺狼已经把他的尸骨拖回自己的巢穴。

于是，人们在小路的尽头（如今已是一条宽阔的高速公路）立起了一块小小的石碑。石碑上刻有他的名字，他是第一个向黑暗恐怖的未知挑战的人，他引导人们走向了一个新的自由世界。

石碑的上面刻写着：此碑由心怀感激的子孙所立。

这样的事情过去有，现在也有，但愿将来不会再有。

目 录



序 言 / 001

第一章 无知的暴虐 / 001

第二章 希腊人 / 011

第三章 桎梏的开始 / 043

第四章 众神的黄昏 / 053

第五章 囚禁 / 073

第六章 纯粹生活 / 083

第七章 宗教裁判所 / 093

第八章 求知的人们 / 107

第九章 向书籍开战 / 119

第十章 历史书及本书的写作 / 127

第十一章 文艺复兴 / 131

第十二章 宗教改革 / 139

- 第十三章 伊拉斯谟 / 151
- 第十四章 拉伯雷 / 165
- 第十五章 新瓶装旧酒 / 175
- 第十六章 再洗礼派教徒 / 193
- 第十七章 苏西尼家族 / 203
- 第十八章 蒙田 / 213
- 第十九章 阿米尼乌斯 / 219
- 第二十章 布鲁诺 / 229
- 第二十一章 斯宾诺莎 / 235
- 第二十二章 腓特烈大帝 / 247
- 第二十三章 百科全书 / 251
- 第二十四章 此前一百年 / 259

附：

有关评论 / 265

内容简介素材 / 273

第一章

无知的暴虐

如果我说野蛮人是最不宽容的，我并不是想侮辱他们，因为我紧接着会补充一点，在他们那种生存状态下，只能是不宽容。假如任何人都被允许干涉那诸多的律令，而这个部落的安全和人心的平和又有赖于这些律令，那么，这个部落将会处于危险之中，这可能是最大的罪过。



公元 527 年，查士丁尼成了东罗马帝国的最高统治者。

这个塞尔维亚农夫（他从斯科普里来，那里是上一场战争中双方激烈争夺的铁路枢纽）不喜欢“书本知识”。在他的命令下，古代雅典哲学学派最终被压制了。也正是他关闭了唯一的一座埃及神庙，这座神庙在新的基督教僧侣侵入尼罗河谷之后的好几百年里，一直正常地开展着宗教事务。

这座神庙坐落于一个叫做菲莱的小岛上，距离尼罗河上的第一个最大的水坝很近。自从有人类历史记载以来，这座神庙一直是供奉伊希斯女神的地方。让人惊异的是，当她那些非洲、希腊和罗马的对手们都已不幸消亡后，这位女神却得以幸存。直到公元 6 世纪，这个小岛仍是唯一能够理解古老而神圣的象形文字的地方，为数不多的僧侣们在这里从事着那些在埃及其他地方早已被人忘记的活动。

现在，按照一个被称为“皇帝陛下”的无知农夫的命令，这座神庙和附近的学校全部被收归国有，各种雕像和画像都被送进了君士坦丁堡的博物馆里，僧侣和象形文字大师们被投入了监牢之中。当他们中的最后一位由于饥饿和没人照顾而死去的时候，古老的象形文字绘写手艺变成了一门失传的艺术。

所有这一切无不让人扼腕叹息。

假如查士丁尼（愿灾难降临于他！）手下留情一些，在某种文学的诺亚方舟里留下几个象形文字大师，那么历史学家的工作任务就会容易很多。因为，尽管我们现在能再次拼写出那些奇怪的埃及文字（这完全要归功于天才商博良），但是，我们要想理解这些文字传递给后人的内在含义依然是十分困难的事情。

这种现象在古代其他民族和国家同样出现过。

那些蓄着厚厚胡须的巴比伦人给我们留下了写满宗教文字的砖块，当他们虔诚地呼喊“有谁能真正理解上天众神的旨意”的时候，究竟在想些什么？他们不断祈求着神灵，竭力阐释其律令，他们将神灵的律令刻在最神圣的城市中心的大理石柱上，那么，对这些神灵，他们内心是怎样看待的呢？为什么他们一方面非常宽容，鼓励教士们研究上天，探索陆地和海洋，而同时，他们又是最残酷的刽子手，对那些违反了在今天看来微不足道的宗教礼节的人们施以可怕的惩罚。

直到今天，我们一直无所知晓。

我们去尼尼微探险，我们在西奈半岛的沙漠里挖掘，我们破译绵延数里的楔形文字碑文。在美索不达米亚和埃及的每个角落里，我们全力以赴地寻找着开启这个神秘的智慧宝库大门的钥匙。

然后，完全出于偶然，我们发现这个智慧宝库的后门居然一直敞开着，我们可以自由地出入这个神奇的地方。

然而，这个方便的大门并不在我们附近的阿卡德或者孟菲斯。

这扇神秘的大门位于丛林的深处，一般人难以到达。

它被异教徒神庙的木支柱遮挡着。

我们的先人们为了方便地劫掠，开始跟那些他们乐于称之为“野人”或者“蒙昧者”的人打交道。

这样的接触和交往自然不会令人愉快。

那些可怜的异教徒们误解了白人的意图，他们高举着长矛和弓箭，迎接这些来访者。

来访者用枪弹回击。

从此以后，彼此之间再也没有了平静和无偏见的思想交流。

这些蒙昧者总是被描绘成肮脏、懒惰、一无是处的游手好闲者的形象。他们崇拜鳄鱼和枯死的树木，他们受苦受难就是活该。

到了18世纪，人们觉醒了。让-雅克·卢梭开始带着隐隐的伤感情绪思考世界。和他同时代的人们深受其思想之影响，也纷纷加入他的队伍。

无知的野蛮人是他们最喜欢的话题之一。在他们的笔下（虽然他们从来没有见过一个野蛮人），野蛮人成了环境的不幸牺牲品，是人类种种美德的真正代表，而这些美德已经被实行了三千年腐朽的文化制度剥夺殆尽。

今天，我们在这个特殊的研究领域有了更多的知识。

我们研究原始人类，就像研究被驯化的高级动物一样，因为我们总是认为原始人类跟驯养动物差不了多远。

在很多情形下，努力会带给我们丰厚的回报。要不是得到上帝的恩惠，野蛮人就是我们人类自己。通过仔细研究野蛮人，我们逐渐了解了位于尼罗河谷和美索不达米亚平原的早期人类社会。对野蛮人的全面认识，让我们看到了很多奇特的被掩藏的人类天性。我们人类这种哺乳动物五千年来形成了薄薄一层礼仪习俗的外壳，那些天性都藏在这层外壳之下。

与原始人相比并不能总是让我们感到自豪。另一方面，对我们已经脱离的生存条件的认识，以及对人类所取得的成绩的赞赏，只会给我们以新的勇气来面对手头的工作，如果还有别的什么的话，

就是让我们给自己那些落伍的远亲以更多的宽容。

这并不是什么人类学手册。

这是一部关于宽容主题的书籍。

但是，宽容是一个相当宽泛的主题。

偏离的诱惑很大，一旦我们离开常道，天知道我们在哪里落脚和停留。

因此，我想用较长的篇幅来特别说明我所说的宽容的真正含义。

语言是人类最有可能引起误解的发明之一，所有的概念注定都具有一定的随意性。谦卑的学子最好求助于权威的书籍，这样的权威书籍应是大多数说本书所用语言（英语）的人所接受并看作定论的。

我指的是《大英百科全书》。

该书第二十六卷第 1052 页上面写道：宽容就是允许他人有行动和判断的自由，耐心、无偏见地容忍别人不同于自己的或被社会大众普遍接受的观点与行为。

或许还有其他的定义，但是，就此书而言，我遵照《大英百科全书》关于“宽容”的解释。

既然我已经有了明确的原则，无论是好是坏，我还是要回到关于野蛮人这个话题上来，并告诉大家我在研究有文字记载的早期社会关于“宽容”的观点时有何发现。

人们至今仍然普遍认为，原始社会结构比较简单，语言也仅仅是一些很简单的嘟哝声。原始人类拥有某种程度上的自由，这种自由随着世界变得越来越复杂而渐渐消失。

在过去 50 年里，探险家、神职人员和医生在对中部非洲部落、非洲极地部落以及波利尼西亚部落进行的研究中发现，情况恰恰完全相反。原始社会也是相当复杂的社会形态，原始社会的语言也同样有规范、时态、词性变化，甚至比俄罗斯语或阿拉伯语还要多。

原始人类不仅仅是现时的奴隶，也是过去和未来的奴隶。简而言之，他们就是悲惨的生灵，他们在恐惧中生活，在恐惧中死亡。

这似乎与那副人们更熟悉的画面大相径庭，在这样的画面里，勇敢的野蛮人在大草原上快乐地奔跑着、寻找水牛和战利品。不过，这更接近事实。

怎么可能有别的情况呢？

我读过很多关于各种奇迹的书。

但是，有一种奇迹被忽略了：人类得以生存的奇迹。

这种最没有防御能力的哺乳动物，是以什么样的方式，能与细菌、野兽、严寒、酷暑的对抗中保存自身，并最终成为万物主宰的？在本章中，我并不想去尝试解决这些问题。

然而，有一点是肯定的。他不可能独自完成这一切。

为了能够延续下去，在复杂的部落里，他不得不隐藏自己的个性。

原始社会被一个信念统领，那就是超越一切的生存愿望。

生存万分艰难。

这样造成的结果是，其他所有的想法都要让位于这个最高要求——生存。

个体并不是那么重要，部落高于一切。部落就像游荡的堡垒，自力更生，自给自足，为了自身的安全，严格地排他。

但是，问题比这复杂得多。我刚才所说的也仅仅适用于有形世界。在早期社会里，有形世界相对于无形领域而言，根本就是微不足道的。

为了能够完全理解这一点，我们必须牢记，原始人类和现代人类是完全不同的，他们并不能理解因果定律。

如果我在毒葛上面坐了下来，我会责骂自己怎么这么不小心，我会请来医生，并让我的小儿子马上除掉毒藤。我对因果关系的认